

傳道正統卷之四
卷之四
之義大矣哉予以是頌吾石泉子之能立師道而且慶
吾邑善人之日多也

送李子歸寧都序

予嘗聞賴李二子之交有古道焉予竒之而未面也乃
二子以予有志於道嘗致書往來論學論學本性予於
是而知其學之有本也益竒之嘉靖戊戌冬十月望二
子出疆載贄枉予草堂淹留數月予探其神蘊浹其論
議予於是益竒之而益篤蓋責善輔仁規過通財古人
之交不見於天下久矣不謂於二子是徵焉李子之
不羈於益其淵淵也

賴賴子純謹廓而大之以補不及李子之功焉有誣也
自是居遊同方好惡同情有無相通帶絃相濟繼聞先
師良知之學交臂以興遂爲一邑士人之倡夫人生而
靜不睹不聞戒謹恐懼以歸其根此致知宗旨也而世
之特於聞見者類以意念流轉爲妙用格物之學卒爲
義襲而二子之見乃深有契於愚者之慮蓋學而外性
其不以習知爲良知者鮮矣性靜也寂然不動是也感
而遂通惻惻於入井之乍見愛敬於孩提之不慮曾何
纖毫人力於其間哉是故求林惻者將求之於入井之
乍見乎抑求以復吾不忍人之心乎求愛敬者將求之

之於孩提之不慮乎抑於純一未發中求之也獨觀萬
化之原知止而定天下之能事畢矣李子早喪厥考謂
體魄托諸庸師比之不慈不孝於是究意於景純之學
則有悟於性情爲上形勢次之之微喟然嘆曰其亦得
吾聖學之一班乎乃携以歷觀丘隴而深有恨於吾祖
之兆愀然不樂若恫在躬予信其見之不謬也詮日啓
窆出親戚於泥塗之中全骨肉於毒虫之口友學之功
於是爲大予故曰知學而後知幽明之故知幽明之故
而後知俯察安得世之察理於地者皆如吾李子焉則
孝子慈孫之愛敬其視者无復有餘憾矣李子諱

子成甫別號蒙泉子諱元字善長別號蒙巖同志
相知者咸稱之曰寧都有二蒙焉易曰童蒙之吉應以
巽也順巽云者順其本體無所作爲以害之也予感二
蒙之益故以蒙吉之義勗之焉

送王樗菴獻績之京序

嘉靖己亥孟秋樗菴王侯明刑于吾吉者三年得以例
獻績于朝功狀之最有如侯者當不復來其將何以
爲贈哉侯舉乙未進士於予兄之子靜爲同年况以道
義辱予意亦甚勤也時枉山居類嘗以學爲教顧于鄙
淺未有以復侯嘗師少宗伯涇野呂先生學而有見宜

也夫學貴於有見而亦病於有見見而自是者爲猶病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未爲非道而
謂爲君子之道非也君子之道虛中無我以體天地之
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世常以虛無詆佛
老而忌言之虛無者生化之推無足以病佛老哉惟并
虛無之所生化者謂爲障與妄雖倫理感應亦在所不
屑而簡棄之卒以徇其自私自利之見此其得罪於聖
人而世常以虛無罪之過矣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非虛無之至者乎虛而直無而方廓然
應位育以之是特毫釐之差耳今之薄虛無而不爲
五尺童子亦然而曰經經然惟道理格式是

其所至上者功利其次訓詁襲義傳訛反爲佛老之徒
所鄙而適以籍其訕儒之口也侯之高明以爲何如至
乃冰蘖之操明動之才正大之情以之優天下可也而
區區一郡之操縱惡足以盡其長哉

送彭山季子擢長沙序

彭山季子由古丞擢長沙守古大夫士重季子之行也
相與類聚于郡城餞季子于南城之樓或問季子之政
何如予曰季子剛故其政尚嚴故百度貞君子懷德小
人畏威或曰人亦有怨之何也曰怨哉威也威以禁暴

暴禁而不得肆則戚戚則怨言讙作不怨不足以觀政也故觀政者于其怨觀怨者于其人怨在君子龔黃不能以善治怨在小人雖張湯猶足以救亂自夫鄉愿之學行而和同之政作和同之政作而好惡之公泯而天下之禍亂日相尋于無形也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蓋言學也是故政莫要於辨學子不能詳季子之政而其學則嘗聞之矣季子學易而有得於乾焉謂乾健也天德也惕學也所以達乎天也龍變也所以運乎惕也非惕不足以貞其健非健不足以伸其變變則化故懷之久者忘而怨之久者德或曰三

代以下之士各以其資之近者爲學顧其治亦惟夫意之所便耳季子剛而尚嚴得無徂於資而流于意乎子曰是性學而不惕者惟然也惕則戒懼不睹恐懼不聞是謂用九天之則也不惕則不變不變則滯於器滯於器則雜以氣質流於意見剛與嚴治之弊也是惡足以語季子之學哉季子與予同舉正德十二年進士其試也勅法于閩之上郡尋以治行徵爲天下第一授監察御史甫三月讜犯不韙竄薄揭陽已乃量移信州移蘇州遷儀部郎無何復以黨禍謫判辰州吉之丞又自辰州移也沉晦軼軻奇節益壯不復能改廢依違以追時

好然怨者之私不足以勝懷者之衆畜極而通長沙之
擢非人所能也季子別執予手曰何以爲贈曰予何言
哉用九之學子之惕於潛且躍久矣寬居仁行惕之善
變也今見季子其在田之龍乎長沙之民惟父母是賴
雜以氣質無流於意見子固以是規季子且以解或人
之難季子諱本字明德別號彭山浙之山陰人予師陽
明先生高弟也

贈廬陵邑博江子膺獎序

禮賢飭不才彛典也惟天子主之惟御史得以代之
以風天下權亦重矣知其權之重而惟哲惟當則禮者

一人而風之所及者蓋已不勝其一也然才之難豈
今爲然哉今之才非文學政事兼而有者之謂乎惟兼
之者之爲難是故哲而當之所尤以難也嘉靖丁酉八
閏驪山陳君袞代天子巡狩江藩及期會諸邑之領
教事者禮之乃廬陵學諭江子汜其選夫學諭卑官也
惡乎才才惡乎徵而世恒徵乎科第之振不振謬矣予
聞御史之按吉也嘗試之以文矣喟然嘆曰其科第之
遺乎是宜廬陵之士彬彬雅飭也又嘗試政于吾豐也
乃彰善瘴惡法勅而令烈是宜求豐之民不五月而馴
又嘆曰其漢庭之老吏乎是故御史才之乃選而禮之

以勸百也於是邑之士民咸欣欣然走以慶曰御史其
哲且當乎謂江子爲今之兼才非耶風乎此動乎彼真
足以勸百也雖然智如武仲不欲如公綽勇如莊子藝
如冉求非才乎然必文之以禮樂而後可以成人蓋文
之以禮樂者學也學莫先於禮樂斯須不敬不和則慢
易驕吝之心生雖以周公之才之美已無足觀况萬不
一周公乎故曰才須學也江子以鼎盛之年挾之以嚮
徃之志質美而才優蓋嘗問學於予予故勗之以學亦
以其才之可進而古也用以答士民之徵作禮賢序

贈項監察擢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序

議時西蜀多故慎擇而使人以爲華項君行有口矣乃
問予何以爲叅予曰自其所爲監察者叅之足矣君訝
曰惡得比而同之耶勢分而權不專也責有得爲與不
得爲人有能不能比而同之可乎彼正已格物山壓而
雷震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者御史之職也承
流宣化雲行而雨施使澤惠下究與斯民相安於無事
之天者藩使之職也乃謂監察可推而叅之不撓於勢
則奪於權才有所不逮時有所不通比而同之難矣予
曰是不難也不善推其所爲者難之也夫所謂善推其

所爲者不膠於勢不泥於迹不限於才夫才者心之運也神而明之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學也學不足以廣才志不足以究學謂是爲善推可乎哉昔孟公綽優老於趙魏而以之爲滕薛大夫則不可才之狃於資也由求自任以富疆之効可計日而待乃於禮樂則謙讓未遑才之局於學也浴沂風誅爾休爾游達之可爲堯舜而非勢與力之所能拘學之見其大也君嘗司教於州蠻冀教於國學教舉而士心附及其爲御史也人曰是儒官也可御史哉乃卒爲名御史再巡畿甸一巡齊魯肅原貞度持大體於聲色不露之中恂恂然語若不出

至臨大事決大疑論人物賢否事後當成敗凡形諸章奏鑿鑿然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時以才識自雄者率皆出君之下人方訝其作用之不可測卽已試者少貶而叅之有餘矣而乃自疑其不達何哉彼御史雷霆也雷霆主威陰陽搏擊鼓元氣而宣萬物之鬱藩使雨露也雨露主施陰陽和暢達生意而流萬物之形所施若異而均之爲一氣之神也故儒而教也監察而激揚也藩使而旬宣保釐也此心同也此學同也弛之而非貶張之而非亢學之見其大也故夫變有所拘遠有所泥才有所不通者非其才之罪也學之罪也故夫子

與黜而退由來優公綽以趙魏老而於滕薛大夫則否
之蓋以才與資之不足恃而學之大者推之有餘裕也
項君有志於古人之學自視歉然韜精光於沉默而語
之以孔門往學之要則沛然矣方今天下多事西北之
虜患方殷東南則麻陽沅江之變未戢詰兵除我微通
括賦部使旁午四方囂然識者方有意外之慮况茶鹽
之利責之蜀者尤切而麻陽於蜀又不免於近庖之
是雷霆雨露惟君通變而時出之也臺史同鄉諸子
君之行相率徵予言以贈予故述其所與

送大理卿胡象岡歸省序

朝官之於世也... 教天下之考也... 為家而父兄之所以
為望其子弟者... 行缺而世道之升降... 卿象岡胡君汝立曠太恭入之養者八年
欲以例請適虜寇入... 不敢以請議也至是年秋叛將殲而...
赫文武諸將士咸蓄銳氣以待虜... 騎薄喜峰古北諸隘垂涎... 越月... 北寇宣大宣大又各振旅... 北

雙... 善院藏

于時 天子玄默朝野晏然君於是乃請
司議可之謁予屬文以道其志昔禹八年
門而不入當是時似水三平逸散者民
八年三過不入其至則與無文之不然而
情不已滾乎蓋視九不可等外也無
時也各隨其所能言文德焉其朝之次而
絕裾之志而不至之因也其意也
進退一惟其得也其後所以語者可以
而後可以語進退之道故曰世道之升降士
象岡由乙未進士試官舍人尋以才望
孝親

命兩淮輒具疏乞養市三年太恭人強之出乃
出巡畿甸獨持風裁強禦凜然戒勿犯貪墨望風咸
解綬逋矣至今民間談胡御史猶嘖嘖握手云已督
學南畿聿新學政刊華擢實士風丕變無復有干以私
者凡所識拔稱良士焉嘉靖己酉被誣逮 詔獄 天
子廉而釋之尋遷大理丞已又遷少卿明罰勅法稱
廷平譽藹蔚也蓋其學有本原故於進退也章章如是
序之以華其行

贈周以道分教青陽

教有道乎曰學諸已而已矣學有道乎曰求諸心而已

矣求心有道乎曰識吾心之體而已矣故曰學須先識仁體既識仁體存久自明夫仁性之靈也動於欲而後始昏動性之感也感於物而後有欲欲動而仁之體亡所謂靈於萬物者而反爲物所役孔子所以教萬世無窮蓋嘗求諸易而得其學也夫天下之事感與應而已矣故父子相感而後有慈孝之應君臣相感而後有仁敬之應昆弟相感而後有友恭之應於朋友感於夫婦而爲信爲別要皆吾性之靈之所發性所同也宜其感物而神應者無不同而乃有不同者人有學不學卽學矣而徒以不識乎心之體至於誤已誤人者亦多矣夫

然後致不一而慮以百舛歸不同而塗以殊謬歸也致也靈之所聚也是故艮以止言感以虛言感以寂言寂以通天下之感虛以妙天下之應止以研天下之慮知止定致虛極守寂篤是謂未發之中大本之立夫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靈之至也於是應之父子而止慈孝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應之君臣而止仁敬天下之爲君臣者定應之昆弟而止友恭天下之爲昆弟者定朋友夫婦應之而止於信止於別天下之爲朋友夫婦者定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定教之至也予故曰不學弗教學而不求乎

心之體者猶弗學也蓋嘗語諸同志未有以爲然者惟
念菴羅子莫逆焉不謂今復有以道也以道友子二十
年乃離群而索居未嘗悉其底裏比以應貢來京師與
予同起者一年言無弗契默焉而意已傳竊慶斯學之
不孤也茲奉 命分教池之青陽予因序此以堅其學
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夫子蓋嘗以學爲教也羅
山姓周諱祿字以道文忠益國公之後前進士郡伯古
愚公之仲子貢士率真郡幕方山州倅白湖之弟別駕
原山之兄吉之世家也其爲人廉靜簡默天性孝友學
務自得不欲隨人口吻爲喧寂青陽之士其將有聞而

一石乎

贈曾世瞻分教南海

今天下學校凡設官以領教事者豈徒聯束升散程督
課倣背誦而已哉蓋課倣背誦今天下所資以取科第
要富貴之左券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率不外
是即禁之使弗爲而莫之禁又况有程督之師賞罰之
條而趣之使爲也耶疑非 昭代建學立師之初意也
夫儒者之學要以明倫已耳孔子人倫之至也六經者
聖人盡倫之註脚也故學曰儒學言與俗學殊科也堂
曰明倫言朝夕講習於此凡以明人倫也廟曰文廟揭

萬世斯文之宗使人知所誦法也。闕曰：尊經言舍此則所以盡倫而希聖者，貿貿焉莫知其所由適之徑也。夫教萬世無窮者，非孔子乎？惟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子夏以文學名者，乃謂未學為已學，蓋有見於孔門之學盡倫要矣。曾有一於課做背誦之習哉？國朝之所不廢者，蓋欲借此以聯束初學之放心，密斂其驕惰，籠鄙之氣，日以精其所詣，亦六藝之一節也。不謂後世緣此為教習，以為學能此者為賢師，儒精此者為賢子，弟驅天下奔走於富貴利達之場，而使明倫之功用不見於天下，於是乎聖朝設學之意，荒矣。昔者漢太

徒教以人倫，而其所以勞來宜直，惟此為務。我皇上龍飛之初，親灑宸翰，揭敬一之訓，以上邇夫堯舜精一之傳，其亦憂洪水猛獸之微意耶？故舍課做背誦以為教者，倍也。泥課做背誦以為教者，倍益甚矣。今之領教事者，當思所以求其端乎？曾生世瞻，領教南海，索予言以翼其行，世瞻為吾豐儒族子，其有慨於今之教與學久矣。又其系出於魯國宗聖之後，國朝學士魯公棨之裔孫，是其家學淵源，厥有所自乎？則夫脩身以教於家，興讓以教於國，老老長長，絜矩以教於天下者，又何

待予之言哉又何待予之言哉

贈翰林孔目何元朗之南都序

予嘗令華亭簿書稍暇輒與諸士相劇切類教之外復擇俊穎者得十有八人群而教之譚道課業無間寒暑而諸俊士日駸駸大有成鼎然露頭角稱良士焉故今登台輔爲臺諫爲部屬爲憲臬者十有一人鄉試中式者三人貢者二人大折者二人如吾元朗及其季儀部郎何叔皮則皆十八人中也乃元朗竟以選貢出遊大學歸潛海濱績文篤行聲籍籍稱吳中士人咸知有元朗而願交焉嘉靖癸丑予被召承乏本兵而元

朗選來京師公卿折節縉紳刮目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去收宿望也行且有日而索教復惓惓噫予何言哉凡予之所能言者元朗聞之熟矣言之無乃贅乎雖然予又安能已於言耶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行如孔子至矣而自求於子臣弟友之間皆曰未能於是乎不敢盡亦不能不勉慥慥然進而不可已至七十而後從心焉元朗自視於孔子之所至何如哉吾固知元朗之歉然不敢當也歉然不敢當而又自謂其已至不能勉於慥慥之進吾又知元朗之歉然不自安也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所以爲

萬世法也異時予今華亭齒髮壯而元朗方總角別今三十年顧予癯然稱翁而元朗亦星星有二毛不學便老而衰念之惻然元朗素推衡山文先生予老友也歸過吳門爲予道起居弁問茲所云者何如

贈王學正之宿遷序

今之講良知之學者其說有二一曰良知者知覺而已除却知覺別無良知學者因其知之所及而致之則知致矣是謂無寂感無內外無先後而渾然一體者也一曰良知者虛靈之寂體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致知者惟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謂知遠之近知風

自知微之顯而知無不良也大二說之不相入若
鑿然主前說者則以後說爲禪定爲偏內主後說者又
以前說爲義襲爲逐物聽者惑焉而莫知所取衷君子
曰陽明先生之說具在也先生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
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
曰未發之中常人俱有體用一原體立而用自生有未
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又曰隨物而格致知之功
卽佛氏之常惺惺亦只是常存他本來面目是數語乃
錄中正法眼藏學庸要領也與前二家之說或合與否
具眼者當自得之宿州分教雲野王子先生高弟與青

雙溪先生集 卷之四
田令李友邦正每過省齋劇譚良知之學其初不免有
牴牾處已甚相協喟然歎曰此固先師旨也幾晦而復
明其有待乎雲野子惇行有實際豈隨人說妍媸者耶
持卷索書附此以答之

贈江元山令新寧序

元山子除新寧令以予嘗令華亭請所以爲令之方予
歎曰今之職重以哉蓋天下之利病係守令之賢否百
責攸萃而一方生靈之命脉所寄然今之賢不賢豈天
之降才爾殊哉由於學不學心之盡不盡焉耳夫心一
也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異此自其所發者

也心之本體發無不善而有不善者學不足以
去體之量而蔽於欲蔽於殘忍而無惻隱之心蔽於貪
昧而無羞惡之心蔽於侮慢而無辭讓之心蔽於昏濁
而無是非之心殘忍貪昧侮慢昏濁四者作於其心害
於其政而民之命於是乎始不堪矣今海內嗷嗷然如
蹈湯火無駐足之地者非以此歟昔子使漆雕開仕開
曰吾斯之未能信言不能自信其心之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如火燃泉達之足以保四海方皇皇焉學夫子而
未能夫子說之說其心志不在小也子路不達而使子
羔爲宰子羔質美而未學未學而仕是賊之也夫子之

惡之也蓋欲進于羔於學以信夫開之未信者耳故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盡心則知天知天而後可以盡天下
之隱愛人而後可以立天下之命是故學以克夫惻隱
之量而後天下無入井之孺子學以克夫羞惡之端而
後道路無嗙食之殍夫學以克夫辭讓之介而後暮夜
之金遠學以克夫是非之鑑而後虛誕之詞塞是故明
也廉也敬也愛也是謂君子之道四父母之全德也其
於令也何有新寧在廣州爲創制新邑介於山海之間
民易與爲亂愛以撫之敬以禮之明以昭之廉以公之

懋桓爲信州刺史新安行諸學卓然於
外蓋其質美如子羔而銳志於開之學亦有年矣予
勉之以自信

贈郡博劉琴山之任鎮江序

予有本教有原故論學者必曰家學論教者必曰家教
予不出家而成教於國非以其有所自歟予往歲爲
從子靜擇師得琴山劉君進夫人皆曰哲哉御史之擇
師也吉之士文行忠信如劉君進夫者幾人哉乃爲御
史羅而致之其爲子弟謀寧規規於課傲者比耶時琴
山方布素一寒儒也士以時藝負俊名豈無與劉君並

者哉而亟稱劉君焉無以其家學淵源有所自歟而劉君又篤其實而藝焉者也嘗聞其上世有卧廬先生者承其考翰檢公兄大司成之遺風舉正統戊午鄉試第一明年復舉進士遂棄去歸山中究心聖賢之學者著書立言稱儒宗焉以故卧廬之後代有聞人如吾琴山者謂無忝於其祖考非歟乃弗復取一第而卒以丁未歲貢來京師士大夫又競相與聘之而卒應宗伯南野先生之聘人又曰哲哉宗伯之擇師也師以行非徒以其文而已矣已乃授溫州府訓人又曰幸哉溫士之得師也居無何以憂去茲復起爲鎮江訓人又曰幸哉

之得師也夫所以謂學與教者豈在於聲音笑貌之間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其實也先生天性純粹溫然飲人以和薰其德者久而自化潤士彬彬行當稱善人多而後知淵源之所自不誤也時予從子靜爲儀曹郎重其師之行也謂予當有言故序之

留別殿學少湖徐公序

學一也有大人之學有小人之學大人者先立乎其大者也故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是豈小人之學所能窺測其萬一者哉夫天地若是乎其大也生民若是乎其衆也往聖萬世若是

其遠也而曰自我立之開之繼之無已迂乎其勢遠而踈其責重且大而其機則甚速而至微也大人者知遠之近知微之顯於是有知止之功焉止也者吾心之體萬化之原也至虛而備至靜而章至寂而神子思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堯舜執之以私蕩蕩巍巍之化伊周培之以着斷斷休休之業孔孟之祖述願學而垂萬世無窮之教不亦大矣哉三代而下斯學不傳二氏迷之以高虛五伯汨之以功利宋人以助長害苗病已而病天下其他權術刑名詞章訓詁之卑淺又不足道也而不得其故者往往斥虛寂靜爲異端之教而

不知虛寂靜大易精微之蘊也非虛則不能受非寂則不能感非靜則動不直一以絕物一以成物一以經世一以出世毫釐千里微矣哉微矣哉周程以後白沙得其精陽明得其大而予與殿學少湖徐先生妄意砥礪三十餘年而卒無所得先生荷天子重托懼報稱之日孤日也乃弋予在穴同升諸公四年于茲萬一未試徒日見其謬迷予之負先生多矣乃皇上憐予老且出元相介翁與先生薦不忍罪予許請老以去曠蕩之恩也瀕行禮意駢蕃重以贈文難言之情繼之以泣且出此索留別語噫予何言哉予二人之心不能無愧於

斯學而其所以自許則有難以語諸人者自茲以往在朝在野有一日當勉一日以求不負同心之利而或去或不去歸之乎潔其身先生贈文備之矣予何言哉

贈邑侯凌海樓入 觀序

曩予在京師凡未豐之士若民有事來京者無問小大而其稱述凌侯父母斯民之政如出一口間嘗與少司馬鳳岡沈公道之公曰此吾州有志於學之士蓋已逆知其達於政者予喜而嘉靖乙卯春予以年至乞骸骨蒙 恩賜先道出 督淮揚昔之所稱富庶繁華之區凄然無 東則蘇松杭嘉 戰

場而用腦无礫之憐予不忍舒自其得免於 者又剥膚椎髓以餉師饑弗食勞弗息日惟扶傷奔命之不暇噫慘也極矣非哉而予亦出入於賊鋒迴迴於川陸凡三越月始獲挈妻孥踰常山遡流入南浦民固幸免於兵燹之禍也而乃苦於誅求積逋之令暴急如湯火民不堪命特政與刃之不同耳至有自焚其廬滅迹而逃以示不返者詰之臺察藩臬諸公皆曰是蓋所司奉行不善之所致也使奉而行之者皆未豐令若焉吾屬可以免過柰何其不未豐令皆若也已乃挽舟抵白沙白沙去未豐百里凡宗黨姻友耆耄士庶下逮色

役工藝僧道貧孤諸引類來迓百里之內跡相屬于道
或揖或拜或長跪于道之左舉手加額曰父母得人相
公之力也遽入境則士安于詩書農樂于耒耜市野嘻
嘻雞犬閑閑予仰而歎之曰不謂復見數十年前大平
氣象已乃侯亦來迓騶從服御澹然一布素儒探其蘊
又知其洗心礪行之實而於學道愛人家法克然若有
所得於是信沈公之言非誣也未豐僻在山間非水陸
往來之衝北無虜禍而鮮倭難鼠狗竊發間一有之其
稱雄作亂者數百年不一見而穀粟魚肉之值又弗若
隣界之騰踊不常舊也樂土民固相安於無事也正德

外吏茲土者徃徃以橫政之征輸苦於耗贈運餉
倍于加尅糧里庫斗俸德之費詞訟聽斷科罰之濫宴
筵侈靡囚繫淹連甚者淫刑以逞戕民以貨已殘酷戾
害謂爲衣冠之倭虜非耶侯一洗而釐之約已裕民而
煦之以廉靜安和之政若起沈痾而濯以清風詎爲一
禹俱沸而尚有清涼處可歇脚歟民之感而戴之也無
所歸德而歸德於予無以予之言可以達諸侯而民之
情亦庶乎其少慰也哉明年丙辰春侯當以職事入
覲例不可留士若民皇皇不忍舍乃學師率諸生徵予
言以贈之予之不能已於言義也侯泰州人以癸丑進

士出宰予邑與少司馬沈公爲兒女之姻受業於選君
林東城之門又嘗師予友念菴羅先生仕學淵源謂不
有所自哉

贈國博黃龍塘之任南雍序

曷爲天下善曰師爲善曷爲師善曰修道於身之爲善
也夫修道於身初非冀乎教之行於人也其機微其風
神其化遠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推而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一本於修道之教以致之師可以易言之
耶乃後世之教不然潤畧躬行崇飾口語道不修於其
身而求諸人教不節於其家而強諸國無惑乎從者

訟者衆善人之不多見而天下無善治有由然哉

國朝建學立師動法古昔今天下郡縣之學即古之鄉
學兩京國子監即古之大學大學之師天下之師也非
翰林儲養之久學行優邃者不得與其六館分教則選
諸郡縣之師行業著而經保薦者拔一二於千百以補
之厥惟艱哉吾未豐之有學有諭自宋元至今五百餘
歲諭之代而去者凡百有七八十人未聞有遷國子者
有之自今龍塘黃君佳始是可以倖而致之耶黃君之教
吾未豐也知教之本於修道而道莫要於自修詞寡而
行潔外和而內剛不翦翦於課程規條之繁而意之所

薰精神之所感召則有出於規條課程之外橫經下帷
恂恂一布衣生以故士之觀而化者侮慢思恭狡僞思
誠浮淺思質嚮善之機油然而若草木之有生意惜乎未
睹厥成而遽遷以去也先是督學王公敬所校南昌諸
郡之士得其雋者凡三百人群於會城之貢院以課之
擇郡縣學師身教有素者領其事得三人焉而黃君其
首也未五月三人者咸遷國學以往如茅斯拔無留良
焉予於是歎督學鑒識之精而銓司登選之公也使權
衡人物每若是焉又何患善人之不多見哉黃君戒行
其僚友朱君某張君某偕諸生謁予爲贈文予故

也

師之所以善天下使師人者知所

贈邑侯陳雨亭旌獎序

獎賢以飾吏治憲臣之體也獎而失實與賢而失獎無
與勸懲不足監戒治之蠹也甚哉知人之哲之惟艱也
縣大夫雨亭陳君瓚由丙辰進士出宰予邑六越月而
頌聲作不曰廉吏則曰仁父母何其得民之易易歟巡
撫鍾陽馬公 召補秋卿行且顧求豐歎曰吾不及見
求豐之政成旌之以風天下盍獎而禮之以勵一方庶
乎慰民之情而一方之生靈其有託乎其詞曰器度老
成才識明敏銳志圖治切於講求留心民牧可收成功

哲哉中丞之作人也夫父母有善而名不稱漠然不加
欣戚非人情也乃幸爲臺察所與寵之以憲章侑之以
玉帛樂之以鍾鼓導之以師儒老稚傳呼填溢巷衢真
若父母被袞冕之榮而子弟與有華焉斯固三代之直
道而行上下相樂之公情也夫獲上有道不得乎民弗
獲乎上也得乎民有道不尊乎美弗得乎民也是故尊
有五美焉以鎮俗尚乎器以包荒尚乎度以澤民尚乎
心以廉頑尚乎志以康庶事以裕百責尚乎才五美具
而父母之道備矣政之善物也如膏澤之潤令聞廣譽
之隆於外也如鼓鍾于宮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饑

之渴之飲無恠乎得民之易易也學博士偕諸
言以頌大夫之政而縣之僚幕又率父老申師生衆請
爲尤厯予無能爲鄉人福而每樂乎大夫之能福吾鄉
人也言之其容已耶大夫蘇人也予嘗守蘇大夫在諸
生之列茲固以師禮禮予每政暇輒過予商學愧予莫
之能翼也謂其切於講求中丞之聽畧矣

贈重菴劉侯赴 召便省榮行序

重菴劉侯浙人也浙科第文物之盛甲於東南諸郡獨
稱寧紹寧波慈谿之劉氏著稱其一焉往正德丁丑予
成進士受約束于南宮時宗伯無所事事諸凡委之儀

曹劉公滂乃儀曹不獨稱膺敏冰玉之操朝紳罕儷群
雌之孤雄也已擢南京尚寶卿去俛仰今昔世顧復有
斯人哉丁巳秋重菴劉侯以丙辰進士授吉之推恩又
委署吾未豐篆禮度才操清介明和絕類儀曹子訝之
久之乃知爲儀曹同祖之從孫也家學淵源謂不有所
自哉是年秋以治行爲江南第一 天子亦以第一人
召之未豐今陳君雨亭侯之同年也致侯之命索予文
以壽而翁翁與厥配皆年幾六十六十壽之始齊德而
壽世固有顯於其子者然徒以科名爵位而行無稱焉
兼科名爵位之盛而行足以顯其親如重菴鮮矣况

兄之賢以孝友爲鄉評乃如瓶山翁者爲尤鮮
世德是父是子無忝也翁名廷詔號瓶山以親塋之對
山如瓶號以識思也瓶山爲贈工部竹軒之冢器南京
尚寶柱峰之從子四川按察使見峰之長公也少習舉
子業而棄之以工部蚤世繼母在堂見峰方弱冠而諸
弟皆斃蒙未立養祭喪墓獨力營辦曾不一累於諸昆
教而成之亶厥心力無所愛見峰起家進士官至憲使
顯矣至今以父事翁豈有所強而然耶異母諸弟咸以
儒士沾 硃于 朝無一而非翁之所曲造人不間於其
父母昆弟時以子騫歸翁非過也劉氏自 國朝來百

餘年科第蟬聯每以范麟二經起家而易學無聞乃禮聘名儒講授精微而重菴卒以易學發科自是劉氏稱五經族矣重菴經明行修治獄有陰德不辱其身則不辱其親養志之孝君子題之比翁以倭難就養來吉且三年茹淡服素端坐一室日惟督課二三幼郎足不一履外庭僚佐士友踰年而後知知而相率請見強之至再三不可叮其子曰善爲我辭吾見作外官以親故受汚辱者多矣吾不欲以老身爲汝累也身教之嚴如此凡以成其第若予豈一朝一夕一行之故哉求年昌福其夫人之定命歟重菴行有日矣行當爲臺諫鳴

之鳳以茂對高岡之楹予於侯有重望焉

贈督府東明范公擢兵侍序

國朝叙遷至卿佐必會官廷推而吏兵二部推之爲尤慎何哉以其權衡人物振飭 皇靈奠安 宗社控制戎夷而治道之汚隆 宗社之安危繫之其非資望隆重謀猷允塞者莫之與我 皇上徃徃批駁再推無亦祖宗家法然也是年季秋南贛總督右副都御史東明范公陞兵部右侍郎中外翕然躋之蓋公以進士起家于茲三十年出入中外敷歷藩臬著循良之譽張廉訪之風而保釐旬宣之績爲睥之所睹記者章章較著乃

有開闢虔南之命非一日之積也公至開誠布公不事
虛喝啗之微利以察賊情向背之機震之薄伐以審時
勢勦撫之宜歎曰此賊負固作孽蓄毒滋久撫非計也
於是蒐材猛利器械廣儲蓄相地形險易爲兵所由入
之路已而又添設叅將於龍南安遠之間以扼其背立
巡司於各巢以窺其釁復令自相保伍月率頭目至軍
門聽約束時發其陰私而賞罰之凡附峒之民舊爲賊
之耳目者悉制于法我武揚而賊勢挫矣其最稱兇狡
如酋首李文彪謝未彰賴清規者獸駭失計私相告語
曰范總督得無陞遷有日子相率自縛其黨之以後師

是後又遣五百人投關報効公亦自籌曰撫之以去
事吾之利也何以稱 皇上之責付爾一方士民之望
乎分道並進尅期出師不謂 召命之遽下也豈天未
欲遺一方安靖之福耶予竊爲公喜而不無爲一方惜
分巡嶺北道憲副歐山黃君某從事軍旅荷公之知最
深謁予言以華其行遂書之

贈貢玄畧陞湖口學諭序

邑博玄畧貢子司未豐訓僅三年強半畧洞學主同仁
之教十三咸奉 兩臺暨督學之聘薦保頻仍獎借不
容口如巡撫何都御史則曰學有淵源志希古哲政事

借文學而兼優官聲與鄉評而並茂提督軍務范都御史則曰學有本源識通時務勵志動慕乎古人行已不混于流俗其曰學本身心才通時務因貧就祿生徒不束乎一修養志悅親事守克全乎兩大此巡按徐御史之薦也其曰學在潤身盡脫時俗之套教主明理不徒口耳之資此巡按鄭御史之薦也至於提學王副使批行所著規語皆自本官証修身得直指病根透達本體仰行諸生共相切磋以不負本道擇而使之之意是敦信子者 朝廷耳目之司也叅五以變如出一口則非中其實之端乎司舉相之權者孰足以錫起而

大學非過也乃循資轉守諭得湖口豈時之所誦公亦不可得而信者乎彼長沙之傳江都之相此兩生者設儼之以蕭曹勃喻豈直艷然不悅而已夷考厥就開國承祚之業金滕豹韜曾不及刀筆屠販之十一自今觀之治安之疏天人之策重漢九鼎百世之下讀之者猶掩卷歎慕思見其人而不可作其輕重誦信又孰爲得耶貢子早富才望傑稱畿輔毅然以聖學自任水西一號而江北之學至今爲盛誰之力歟少需以時其取科第覬美官宜非所難徒以親老家貧俯就升斗以裨菽水之不逮此其情事之皇皇者湖口伊邇 洞學

去宣城又三百里而近教養之施得隨其所值而致隆
謂是爲信耶詘耶賈誼明申韓識者少之董子度越諸
子亦惟明道正誼數語揆之以學規會語諸篇其中於
道也孰深乎蓋有不待他日讀之而後思見其人者朱
子平生勲業倡明洞學其一焉而義利之辯炳若丹青
象山有功於名教不淺貢子作而洞學興上下數百年
同符朱陸又非賈董可得而及卉春稼秋各維其時天
衢之畜豈窾言之無當耶未豐學諭介齋陳子良節海
嶽施子效率子謂子言以華其行以子知貢子舊矣

貢子子別號受軒前翰林湖涯

之元子嘗受學于鄒東廟歐陽南野王龍溪之門然
晚年自得則有不由師傳者多矣

贈邑侯陳雨亭入 覲序

今天下方多事兵戈困於倭虜採辦疲於土木度支告
匱征歛四出民用皇皇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一時有
司方圖自解其課責之嚴取盈於敲朴箠楚以湯火其
民若真無惻隱之心者其故何哉詭時好者欲速報以
要譽豐已私者利博納以計得有一於此仁心亡矣仁
心亡而生民之命始蹙也酷日流金所向喘吸而喬林
之陰人方偃息歌謳於其下所寓有幸不幸也予竊爲

豐民有私慶焉雨亭陳侯之令吾豐也寬仁慈和廉靜
平易吏民相與悶悶然如家人父子商畧其耕業蓄息
以急公上誠惻之意浹於肌膚未嘗有疾言勃色一相
加卽有甚可怒可駭之事卒然臨之言色安和如平日
至於發隱禍除巨蠹他人所深避而不肯爲者斷然以
身任之卒以收奠安反側之功其始也民恬然易之已
乃疑而畏久則帖然服也輸不後期庭無囂訟有弗令
令斯行有弗道道斯從觀政者入其境晏晏然雞犬無
驚色乃稱侯爲循吏非過也夫循吏莫盛於西京攷諸
班史西京循吏五人其三人在孝宣之世上方褒顯功
能之士以法律課責事功于時吏治競趨嚴急獨渤海
潁川三數郡悶然無可述卒乃吏稱民安上之所賴以
爲化本者在此而不在彼今侯上計 京師會 皇上
宵旰方愍念斯民之困於賦歛也將求於賦歛而能撫
字者寵之以勵百司璽書之嘉顧不當有在耶侯行李
戒途一介蕭然而於豐民曾無毫髮取豐之人士共見
而明知乃相率屬言於予以壯侯之行豈以予知侯之
舊而足以傳信歟遂書之

雙江聃先生文集卷之四

狂
閱稿督刻門人廬陵劉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聶先生文集卷之五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編輯
永豐今後學靳春吳鳳瑞校刻

記一

貞烈亭碑記

嘉靖丁亥十一月初六日烈女鄭三娘死死節也予按
其所謂節者先是乙酉母兄以三娘納里人吳子徵吳
子家日落母兄薄吳之貧也欲停三娘婚而以意許富
人陳氏焉密飭三娘三娘艷而作曰母氏聖善何愛富
人而亂大常哉兄禮人也乃不順父母于道可以爲子

臣之忠也。子之孝也。女之貞也。性也。致命遂忠。戮力奉
孝。隕生葆貞。問學之功也。今忠臣孝子不見于天下。而
空谷足音。乃得之女子焉。豈惟道在婦人哉。天下絕學
學在女子也。予於是重有感於卜商。必謂已學之意。獎
義崇節。培彞修慝。固御史責也。命葉子立亭刻之石。且
以告于今之學士云。

戊子鄉試立石題名記

鄉試立石題名。前此未有也。有之。其昉于今乎。何以昉
于今也。重其事也。鄉試久矣。何以至今始重也。昭異數
也。何以爲數之異也。今上嗣極七年。鄉試取士。至是

用一廷議。率樂。雖故事。選命。朝臣。往各省。司試。事故。凡
塲屋百執。莫不仰體。聖心。憂慎。恪勤。百于常。而士之
入彀者。精矣。精矣。其殆一方之真才矣乎。夫諸士子以
真才見錄于有司。有司得真才以上報。天子是則數
之異也。真才異數。盛之始也。故春秋於盛衰之始。必書
者。凡以著其端也。予聞諸夫子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
爲盛者。非以其文與名也。精一執中。其學也。平水土。教
稼穡。明刑敷教。制禮作樂。戡亂。揀民。以輔有唐。虞三代
之治者。其至誠功業也。今諸士子之學。果如此乎。發而

爲功業也果能此乎予不敢謂其不如此不能此而逆
料夫諸士子之不如古也顧今之錄者文也勒者名也
聽言信行采名責實是皆以古人待諸士子而不忍其
薄也諸士子其能厚以自待以無負諸司以上答 虛
心側席之求乎厚以自待不必其平水土而后禹可學
也教稼穡而后稷可學也制禮作樂而后周公可學也
會計當牛羊茁壯一乘田委吏之業耳率乃水土稼穡
禮樂之功用同配天地萬世之下並論無軒輊者蓋亦
學其所可能者焉學而可能者心也精一者傳心之要
也是塗人皆可能也塗人可能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不能以之事君治民者愚其君與民也謬於始而
改圖於終者賊而冥也自賊者弗仁賊君與民者弗
義冥於賊者弗智弗智弗仁弗義是謂之濟惡不才也
夫有司以真才錄之而其終也以不才黜焉靜言庸違
需名墨行則是科目真不足以得士也顧其後也豈無
登臺摩石摘名騰笑而歸罪于有司之不明者哉予見
夫今之習率以文與名爲學而懼夫賢者之不能免故
於其題名特申告之閩城中有鰲頂峰峰有狀元臺相
傳爲宋陳誠之讀書處也予暇日嘗登焉私謂場屋得
士宜於此立石紀之比撒棘赴鹿鳴而福州守朱豹業

已翼亭礮石惟速文以弁其端耳予嘉其志之同也因書此以附見一日之雅云

致曲齋記

邑有丈人張闡策氏榜其齋曰致曲人德之遂呼爲致曲先生年八十篤愛春秋三氏傳霜晨雪夜暑書炎昏手不停披口不輟吟益勤矣予方閔夫夫人者俶俶焉不知有學也知學矣如丈人者又荒於外焉何哉廼呼而寤之曰六經皆我註脚也學所以求心也求心於經不若求經於心是心也乎天理而不雜之以人欲之私則六經糟粕矣若夫不聞李初平之學濂溪公明宣之

事焉弗悟也乃酌予於致曲齋中丈人適有寒酒濡首易戒知節丈人病矣弗宜於酒卽不病耄亦不勝也盍禁諸丈人曰予之性也性喜飲酒飲喜大斗雖病亦然醫者肅戒子弟嗇進予不樂也予將徇吾之性而樂焉者也予曰惡在其爲致曲也丈人矍然曰是何與於致曲也耶予於致吾之曲也凡因吾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耳予曰異哉丈人之致曲也宜其癖於書困於酒異趣而均亡之也獨不觀斲輪者之致曲乎木

之盤曲不中矩矧引而矯之直在其中也人之生也直
罔之而曲也罔之種種而曲之形也不一焉故曰邪曲
曰私曲曰偏曲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於安佚也偏焉則曲也若公之嗜酒
如澠也嗜書如飴也皆性之偏也逐物者也克已須從
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也反求其性之所偏而克致之致
之云者決去之義也故曰致仕曰致身曰致命致之又
致如距斯脫焉則直之體立矣直之體立則善端之發
也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駸駸也斯誠矣直內曰直養
曰木從繩則直也此孔門克己之義授之顏曾傳之

思孟子而一致者也公駸駸何焉思渙焉若有所悟
曰誤也老矣無惟乎致之數十年而白首紛如也不爲
酒困孔子之所以聖學矣成癖杜元凱之所以喪志也
然則求心之義亦盡於此焉乎哉予曰盡矣慎言節飲
食養之吉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之大也寡欲
以養心一也丈人肅然避席覆觥卻書起而謝曰君子
不以老耄而棄予予敢以耄而自棄乎請揭之齋中以
代盤孟凡杖之戒予曰可丈人賦性剛執崇禮節不鮮
爲世俗纏繞習熟之態事父母知孝養居喪縮縮如制
古貌巖巖言論棘棘不以辭色假人常面拆人過宗鄰

雙溪先生集 卷五
五
惡少見之多避匿私號之爲聲齋云

永寧重修儒學記

永寧固有儒學圯而不修四十年矣乃嘉靖癸巳熊侯得請于上撤其弊而新之新之而大備其費則料于公帑得贏金若干以不足復捐俸倡民又得金若干肇工於癸巳之八月越明年四月十九日就緒也巋然改觀而寧之校至是始可與吉之諸邑稱先是甲午仲春予與東廓鄒子暨九邑諸友會講于郡之青原山侯嘗肅庠生劉某尹某徵記于山中予未有以報也而寧之器桀不便于侯之政者尋謀棄其短訟侯于上郡伯竹塹

公重侯之素也乃直其事以聞而當道者不察以根勘至再侯曰寧之校曠四十年不修矣豈前之令皆其智之弗若予而直以學之不修爲不屑乎蓋已逆知乎寧之民之徃於訟上而材役之興世恒以之速訟也是故因循相緣而學校之政率成道傍之舍有以哉吾之知寧也豈吾之智又不若前之令而能逆知民之不緣是以爲訟乎乃毅然以身任之蓋已知其不能免於今也而惟以功之未就以去爲懼不謂幸而成功也吾何愛於自免以重貽當道之疑哉敢謂後之君子得無以志相感者乎丁酉臘月新令至丕承厥烈吾去矣什

一之遺亦惟於學政是謀乃復戒兩生速予言乃兩生棘
棘道前日事謂無以報侯也至相感以泣予曰嘻侯豈
望報哉侯寧不潔其名以去無寧使諸生誦法之無地
蓋將以翊運而勵學也諸生其知所以爲學乎我朝
以舉業造士崇理學也理學大明於宋故談理之文無
累百家而足以詔後繼絕學者篇凡有四曰易通曰定
性書曰西銘曰易傳序今之業舉子者有一于此乎有
一于此乃珠晦而驥逸焉謂爲有司之罪宜也而世恒
慮夫有一于此者之未易得也蓋四子之文四子之學
也元豈可以摸擬藻飾爲哉是故持格剛方如伊川

敬密如橫渠學者若其入而難之或然矣乃無欲主
靜之教大公順應之學皆原人心本體之易簡日可見
之行也日可見之行而文生焉是謂天下之至文如易
通懌書佐佑六經率而百代殊絕之見光天下以爲瑞
蓋不但繫一方盛衰云也而世每厭其易簡以爲不足
爲而日沾沾焉循格守度以取必於有命之得及其不
振而遂誘罪于山川之數有司之不明是豈侯之所以
望諸生之所圖報者外此其何以哉是固侯之所望以
報也往予守蘇郡侯方領教事爲蘇寮屬每以直方爲
當道所不樂而獨見知於予乃已遷今上高爲黠吏縱

火滅籍得調未寧復以疾惡過嚴爲噓民訟以免職則
其人可知惜非今之所宜也侯姓熊欽字某別號橫橋
桂之臨桂人新令姓覃覃州人也名某字某別號南州
從政未幾卽其施爲氣象蓋亦不辱於舊令之告者歟
贊決協度以身先士如邑博林某吳某董役之勞則義
官謝寧栢俱於書法可書也故書之

平陽府人物題名記

予嘗以進士銓令松之華亭亭八百里賦稅百萬負海枕
江平疇沃野九峰三泖之秀鍾而陸氏之盛唐之後
雅韻响如機者可信而書數之

今而訊之果哉已由御史出守蘇州府蘇州

一而縣六賦稅田四百萬文人才士彬彬富商大賈聚
天下之貨而雲屯焉人曰是天下之壯郡也予守而訊
之壯哉泰伯之德季札之讓已不可得而見矣若武城
之文學萑鱸之秋風義田之族給胥江之怨蠡湖之逸
風之流也猶得以訪其故而咏之焉予自是匿山澤而
癯者十有二年矣乃嘉靖辛丑奉 天子命起予于廢
補平陽守平陽屬州縣凡三十有五人曰古富疆之域
也豈蘇松亞平命下爲是年九月朔予不幸適有伯子
五嶽之喪茹悲就道倉皇四千里至焉至則爲臘月既

望也視額賦則九十萬有奇而逋之積也何超百萬視帑積懸如磬視訟牒禁如絲視民則披披離填溝壑而之四方散亦夥矣仍以邊報孔棘而督逋取盈之文急於火予惟慨而嘆之莫知爲計之所出乃於是緩徵息訟哺殍綏離設險除戎峙餉練兵日皇皇不暇給而竊慮夫戎禍之將不能免也明年夏六月念有二日虜果擁衆數萬騫鴈門長驅薄予今泉關關堅不可犯復遣輕騎由間道襲郭家溝而騁焉溝不可犯如關乃散而掠澤潞轉而掠太原等周遭幾月而遁噫慘也極矣幸而免者非天乎予乃散兵休民群士講藝稽誌遡遺考

虞之故迹而求昔之所謂盛者何在耶予聞山川融產惟才爲難而珠玉金帛麻縷菽粟其次之乃孔子獨有取於唐虞之際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何也聖人人之至也神則聖之至也大而未化者爲賢人爲君子爲逸民則爲孝爲忠爲廉爲貞爲智爲義爲勇變則爲權謀爲術數爲文藝爲縱橫闔押人之品至此備矣謂平陽一之未有乎乃諸士之生於其鄉也未聞有學堯舜而未至者一人焉將諉罪於山川之不淑可乎哉若謂上之倡者未也則敬一之 典非 龍飛之首命乎而鄙人矻矻爲諸士導者亦未嘗舍是而他

有說焉乃不信不從其故有不難知無亦以時之誦也
饑而父子離矣而犬戎之禍又駸駸剥床膚是之謂救
死不贖乃強而聒之以從事於堯舜之學不已迂乎吁
蔽矣哉不聞兵食之可去也而民不可以無信天時地
利得矣抑人和之不如蓋信則無貧和則無寡欲民之
信而和也是不在士人者學以倡之乎蓋上無學則下
無教不教不興仁之畜而義不相維也有以哉是故精
一執中堯舜禹開萬世之太平所以爲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者機微而風神也是學微而後生民之糜爛無已
矣予故令諸生采唐虞以來下逮宋元人品之著者凡

一百八十六人。饒諸石作人物題名記以風之。人國

之可書者姑闕以待是舉也臬巡王林許公往同知府
時予嘗從而論之可矣繼而僚友許君某高君某龔
君某又皆聞而趨之暨請于大司空西磐張公亦曰是
惟政教者之責也邦人何幸哉

雲根道人記

雲有根乎氣之運也變化無常予莫知其所始而予嘗
聞之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爾天下其惟
泰山之雲乎蓋泰山者岱之宗靈氣之所鍾也負高積
厚畜極而施之遠是做出岫非心從龍施普君子尚盈

虛消息以神其身乎夫消者息之機也虛者盈之會也
不啻不豐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知此者可以達雲根道
人之意矣道人斂才屯膏初號東山蓋嘗築亭榭池館
於東山以待而翁之聽而翁水涯先生者昔之泰山乎
清德重望顯然具瞻乃引年高遐博修而寡取豈徒樂
志於東山哉詩禮之傳氤氳之化長兒孫於此者亦既
三十年雲蒸於水之涯山之東若今之富才塾如某者
非道人之家子乎某之從予遊也自負過高而薄視乎
天下無足爲予懼其齒之未極而發之銳也於是乎進
之以觸石膚寸之微蓋施於漸不

非堅定不固天在山中若濡有雨艮之義深哉易曰艮
爲石爲人謂石爲雲根大旱之霖其有所自乎道人姓
彭名恂字弘卿吉之瀧江人早事舉子業一試不售輒
棄去而適情於觴味以終其身乃清白吏子孫固若是
哉

承訓堂記

人有願朴無華體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行局踣
如有循一切狙詐狡譎相誑誘以規取貨賄之術泊然
若無所知求若人於今之時在邃谷遐荒習俗近古之
地猶難之况市廛闐闐風氣之相薰染如丹青然廼欲

得而見之不已難哉蓋有之也又徃徃困於昏弱昧稼穡而惰於倫理之勅至廢棄其家業身事而一無所振宜若無所取也而予竊有取焉以其質任未漓而去彼譎詐誑世之流則遠矣迺若如前所云者又生長於闐闐叢雜之區而能超乎風氣曉然知好惡而臭味之敦子弟之行而光振其家聲如濟川張公朝祚者非若人之儔歟余初不識濟川爲何如人也徃予先兄五獻封君與其兄西郭子善過從頗密予是以識濟川也子愛其言動衣冠質若鄉人謂必有所自也迺進而問之濟川泫然流涕曰塞不能語已而曰不肖孤何言哉祚不

牛逾月而孤如之緒人皆危之艱貞苦節以
于匪吾母氏苟有今日者哉母嘗夜分理軸杼立吾兄
弟于傍提耳而詔之曰孺子有知乎予茲艱辛萬狀將
誰爲耶爲孺子也痛惟汝父好善而米食其報也報不
在孺子乎報在孺子而子無以成之他日何以見亡人
于地下乎無成有終妾之責也孺子其有知乎善惡惟
習習在孺童汝無妄言言妄者各汝無妄動動妄者悔
汝無妄交交妄者辱安者禍之招敗之門也維茲信慙
爲德之基言未既相嚮而泣泣而識之奉以周旋奄忽
皓首而機杼之音亦長逝矣嗚呼痛哉予之聞斯言也

卷五十四 信

于茲十年自是張氏家益行裕伯仲各構堂以居
後其扁也伯曰貞訓仲曰承訓貞以昭德承以昭
可以訓矣燕喜之謀微矣哉甲辰夏嘗肅其
完謁予爲堂記予慨夫世道之日漓而愿朴
也故記之

譽德書院記

招携澧氏之先有元勳甫者愛賓客客往
無間識不識輒款留汗遣庭無虛月於是窮
旅懷資過者思感者頌別之而留教之而求累詩文若
下首而帙焉樽齊簞以序而題曰譽德書院

爾前者古今不與盛德之言至是若干年矣而澧氏
之後慮其久而或湮乃築室昭題禮賓延士讀書教子
於其中蓋得以世其家聲佑啓而光承也嘗肅其子弟
某某輩謁予文記之予曰盛哉傳以美前章以善後自
夫養士之義壞於雞狗之徒而珠履之庭其終爲禾黍
之墟者何限蓋倡之無其道而繼之者非其人故耳若
澧氏者不謂之盛矣乎夫德以生譽固也君子之譽本
諸身不願人之文繡言飽乎仁義也仁義腴於中而暉
古見乎外於是言而天下後世則焉行而法焉動而道
焉風夜終譽言有本也施予延招無所靳惜風之流也

鄙寬而薄敦謂非德不可也然是特仁義之施之節焉
已耳君子學以崇其德也講學以會友取善以輔仁築
室者得無見於此耶而樽齋子常寓才賢之辨諷亦微
矣予盖有感作斯文云

雪厓記

世言人之無取於世而嚴於自守者輒曰厓岍云盖以
其蘄絕孤特之行可以廉頑立懦百世之下猶足使人
聞風而興起我思古人其西山之餓夫歟乃陳翁別號
雪厓無亦聞伯夷之風而興者耶翁性狷介平生敦行
謹爲里黨所推服每歲舉鄉飲賓席之召惟翁先晚以

終日端坐一室足不履非禮之地耳目無非禮之
視聽日取五柳先生傳及漁父辭卜居等篇讀之興到
輒命酒自酌飲少輒醉躑躅隱几卧不知日之有且暮
處闐闐喧囂之地如深山絕谷然門外可羅雀也世顧
以痿廢視翁翁亦自廢以絕交於世之人度白雪以方
縈信丹厓而獨往雪厓之號似耶非耶昔秦人有宋樊
者當隆冬荷鑿往終南山入雪厓洞取橡栗歸以卒歲
至則洞中一無所有惟朱草數本冰蕨一器置諸案焚
欲掇之俄有鶴鬢翁出而語曰吾輩竊天地一撮之土
充之以爲宮芝菊蕨薇非吾之力不食汝等厭世味窮

天地之所有取以充腹猶不足又欲掇吾撮土之所產
不已婪乎婪乃跼蹐而退至山腰有老人騎牛而歌曰
厓岌岌兮鳥道懸空雪花如手兮寒鎖千峰瓊芝玉蕨
兮毓玄風欲窮口腹兮哀此狡童婪悟而返至故處則
雪封洞門數尺不得入悵悵然而歸則夫今之逐逐於
世大者虎噬小者蠅嘍強者攘弱者竊斃其身而不知
節者寧不爲雪厓翁所笑也耶嘉靖庚戌夏六月晦前
二日翁遭危疾呼其冢子陳君子昂曰雙江先生言足
傳信况姻連閩閩乎汝亟往謁之爲予記雪厓余即辭
靈盥瞑目矣是日薄暮陳君冒風雨抵余草堂道翁心
色惡而言切余不能辭遂記之翁姓陳字良立以字
時閏六月朔日也

道心堂記

道心其未蕪之中乎未蕪故微微故顯君子知微之顯
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立天地之心
造生民之命開萬世之太平俟後聖於不惑堯舜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傳之湯傳之文武厲公孔子子
思孟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一者
何也中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後世不知中之爲和也
假之爲五霸之功利而外和以求中者流而爲二氏之

虛寂功利之害陋而易見虛寂之禍隱而難知蓋道心
惟微本虛寂也虛而受寂而感後天奉天何思何慮曷
嘗以虛寂爲枯槁以感應爲障妄自私自利至於遺棄
倫理而不顧塗耳目而禍生靈尚可復見唐虞三代之
治哉故欲復唐虞三代之治者當求唐虞三代之學學
以存心焉至矣心一也以言乎體寂然不動是也寂然
者未發之中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故曰道心名堂者其
殆有見於此乎道心堂故在伯鸞洲書院雲章閣後洲
當潁水之衝霖潦暴發輒沒濬節書院爲魚龍之宮甚
則與波而俱逝也故慶典興廢經凡幾年而絃誦

有之十數年而後一見正德以來或一年而再見是書
院之在所當復而洲之不可基明矣白坡何公其高守
吾昔之明年乃即慈惠書去鬼而書院之負陸瞰江與
洲相望不期月而落成樓閣堂齋一復其舊群九邑庠
士之特出者講授於其中侯蓋有志於復古治求古學
非徒硜硜於薄書米鹽之間者余故述所聞以復侯之
命作堂記

雪梅記

陳公某別號雪梅間肅其子曰且徵予爲記予雖少長